李詩選註

李詩選註卷之三

温州樂清湯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

賦也金鞍朱輪貴者所乘之車馬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凡曰丹霄青霄者皆謂天子之所也悲辛哀苦也○此白爲門有車馬客行也言客有乘車馬者來過我門金鞍朱輪從丹霄而至蓋天子之近臣自皇都而出使是吾鄉之親也於是呼兒掃堂延客上坐道出處之艱難敘中情之委曲對酒停觴皆潸然而出涕痛身世之沉浮憂時亂之未寧也此序與客相見之情

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畧紫綬不掛身雄劔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濵

萬里遊遠遊也三十春舉大約歲數而言也畧謀畧也後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陰符經世傳為黃帝之書太公范蠡鬼谷子李淳風李筌等皆有註廓落大貌流離者遭斥逐也○此白對客自敘之辭言我之遨遊四方飄飄乎無所定止者已三十年矣空談帝王之畧不蒙擢用之榮寶劔藏匣而不試兵書委棄而生塵自古以來道大者難容才高者見忌吾之謀畧廣大落落難合所以不偶於時遭斥逐而流離於湘水之濵也

借問宗黨間多為泉下人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

宗黨者宗族與親黨也泉下人死而葬者也世說庾[illegible]
曹蜍李志雖在奄奄如九泉下人陸士衡挽歌曰昔居四民
宅今託萬鬼鄰周秦者唐之東西二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
也洛陽為周長安為秦鈞陶者所用以作器者也大鈞天地
也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故曰大鈞○此對客詢問
鄉曲之辭言借問宗黨之間生死存亡之消息多為泉下之
人非復向日之盛生遭離亂苦於調發而有戰陣之危死於
鋒鏑肝腦塗地託於萬鬼之隣安史倡亂胡沙飄揚埋骼兩
京周秦之地皆丘墟矣夫生物者天地之心也喪亂如此天
地之心豈不愛吾斯民哉時危國亂邑里蕭條身世飄零而
情緒悽慘固無可言者矣是亦命之所遭也命出於天吾之
死生存亡者安能以自定乎惟天之所賦者順受之而已耳

選按此詩白在湖湘間而遇鄉故自謂萬里遊而諷〻三十春者蓋自蜀之山東遊會稽從吳筠入長安為供奉翰林流夜郎半道赦回遊千湖湘之時而作此詩也歟恐亦不及三十春也言三十者舉大數也

君子有所思行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虛望咸陽宮闕羅北極萬井驚畫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

賦也紫閣峯名終南山名俱在咸陽秦漢唐所都即長安之地也天倪天際也北極北辰也井〻田也古八家同井萬井八萬家言其多也衢市衢也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三輔記秦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浮橋南度以法牽牛○按王僧虔技錄君子有所思行相和歌瑟

調二十八曲之二也白以言當時都邑之盛文物之美以為人君履滿之戒也言紫閣之峯連乎終南之山青冥之色上際乎天憑高一望俯見咸陽之帝都其宮闕之巍巍者羅列於北辰之下而為四方之所趨向提封萬井縱横秀麗繡若画圖市開九衢左三右六其直如弦引渭水而貫於城中象天河之流而不息我朝之建都立邑而形勢之勝有如此也

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艴廐馬散連山軍容威絶域伊皐運元化衛霍輸筋力

在内曰朝在外曰野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備象昭其物也衣冠者文物之一也艴大赤也江文通詩曰瑤草正翕艴言其光輝也廐馬天子之馬也唐開元中太僕張景順養馬於汧渭之間多至七十餘萬疋望之若錦雲連山言多

也伊尹皐陶賢相也衛青霍去病名將也元化者天地一元
之化也○言當時朝野之間文物之盛而衣冠聚集何輝耀
也畜馬蕃息散滿郊原而軍容整備可以讋四夷也秉衡持
鈞贊助其元化者則有若伊尹皐陶之為相禦侮却敵竭力
而委身者則有若衛青霍去病之為將承平日久天下富庶
而羣臣皆協力以相輔治如此

歌鍾樂未休榮去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
金何曾西飛匿無作牛山悲惻愴淚霑臆

鍾小鍾也擊之以節歌者鮑照詩云庭下列歌鍾圓光月也
月則有盈有缺故曰圓光日則無圓缺之可言矣移中過中
也昃傾也不正也日午則中過午則昃不散東海金二句義
疑不敢強解或曰承上太陽移中昃而言然則圓光過滿缺

一句為偏廢矣大抵上下或有缺文牛山事見古風二十三首下○此言履盛滿者當知戒也燕樂未休則榮華已去老景又相迫矣辟如月之過望而復缺日之過午而復傾月不能以常圓日不能以常午也夫物盛者則必衰天道人事之所不能免者又何須戀戀於富貴如景公之悲乎牛山愴然出涙而盈襟者乎是則以榮華富貴為欣戚者誠愚者也○按此詩為開元中極盛之時而作是時天下富庶君臣宴安競為奢侈不慮後艱此白所以憂也使當時為君臣者預知所戒又何有於馬嵬之變乎

黄葛篇

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綿冪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

比也葛蔓生治之可以為布洛溪即洛水也綿冪者長而覆
也繚繞長貌閨人閨中之人也緝織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
曰綌○按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有種葛篇此白所謂黃
葛篇也言葛生於洛溪之上黃花綿冪長條延蔓繚繞不絕
而有數百尺之長閨人素手採而緝之以為布則精者為絺
粗者為綌皆可以為服也

縫為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
時是妾手中跡

絕國者遠國也漢武帝紀曰使絕國師古註云遠絕之國謂
聲教之外也唐地理志嶺南道有驩州日南郡梧州蒼梧郡
大火心星也詩云七月流火此星昏而中正夏正之七月也至
秋則下而西流矣故曰落暑服即絺綌也妾閨人自謂也乎

述者自縫為衣也○言係緝黄葛以成絺綌縫為絕國之衣遠寄日南之客然日南之地乃在蒼梧之境蒼梧大火已西流矣大火西流暑將退矣暑退涼生而絺綌過時無所用矣然雖過時又豈可以横擲乎是乃賤妾所自成者刀尺之勤皆出己手君如念之寧忍以相棄乎以比君子抱有用之才懷事君之忠特以時過而不見用而所懷抱者終不可棄猶有望君之意也

塞下曲 四首

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

賦也折揚柳曲名崔豹古今註横吹胡樂也有黄鵠朧頭出塞入塞出關入關折揚柳單于曲有大小赤之陽言赤水之陽

也望行人十曲春色花也樓蘭西域國名漢書樓蘭王嘗殺漢使者介子使大宛至樓蘭揚言齎金帛賜外國王貪漢物来見使者介子與坐飲既醉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三人從後刺之立死待其首還詣闕○按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有塞下曲言天山之地盛夏之時而雪未消草木無花而寒氣未解惟聞折柳於笛聲而花柳之色實未嘗見也朝則隨金鼓以出戰不敢以少紀律夜則抱馬鞍以就寢不得枕席之宴安所以忍寒而忍苦者亦何為哉欲斬樓蘭之首獻之闕下以取封爵之榮使吾天子無有外顧之憂也此征戍之出塞者其志如此

右原集第一曲也

駿馬似風飆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

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賦也風颷言其疾也鳴鞭策馬也渭橋九域志云在京兆高陵縣距府東壯七十里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路王欲通二宮造長橋三百八十步羽々箭也插羽者箭在腰也星昴星也芒星光外射如芒刺也唐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陣虜陣營虜營也天驕見一卷古風下麟閣見二卷司馬將軍下嫖姚見二卷胡無人下○言匈奴犯邊天子命將以致討為將帥者騎馬彎弓出京師臨邊塞以敵王所愾則虜陣已解散而胡星之光芒盡矣虜營空虛而青海之霧消矣破敵功成將圖形於麟閣亦如漢之嫖姚將軍霍去病也

右原本第三曲也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邉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賦也乘秋者秋高馬肥而弓勁匈奴犯塞之時也故中國有防秋之兵龍、庭也匈奴之所居乃沙漠之地故曰龍沙○言塞外之虜乘秋高馬肥之時為牧馬寇邉之舉天兵出於漢家禦備由於帝命則將軍分領虎竹之符而戰士深入龍沙之地弓隨邉月之影劍拂胡霜之花虜患未息而師旅淹留恐未得旋歸以入乎玉關也閨中年少之婦切莫長嗟彼方服勞王事而室家之念未遑恤耳

右原本第五首也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氣天上合鼓聲壠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賦也甘泉地名在長安揚雄賦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邉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李將軍李廣也爲北平太守匈奴畏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坻烽火見二卷戰城南下沙漠即大漠見一卷古風下○按白塞下之曲與杜子出塞之詩皆有紀事之法其文辭之典雅議論之切當者則出塞之詩可以列於史氏之冊塞下之曲清麗贍楼則有之矣

襄陽曲四首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綠水花月使人迷

賦也九域志襄陽郡治襄陽今襄陽府屬湖廣白銅鞮曲名樂府都邑三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蹋銅鞮○此白爲襄陽曲也言襄陽爲行樂之處則有白銅鞮之歌舞襄陽

之城臨於漢江而綠水之縈迴花月之間誠有可樂之景使人迷馬久戀而忘歸也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䍦倒着還騎馬

賦也山公事見襄陽歌山簡也酩酊醉也高陽池即習家池也晉山簡出鎮襄陽常遊習家池置酒輒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似幷州兒韻釋云接䍦帽也○此用襄陽舊事以為曲辭言山簡鎮襄陽之時醉酒於高陽之池醉馬酩酊而無所知倒着接䍦之巾又能騎馬而還則其瞑然之中而有自適之趣至今襄陽之地人皆以為美談也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賦也峴山在襄陽南十里圖經云淚水出自嶓冢山與漾水合流至襄陽則為漢江墮淚碑晉羊祜傳祜鎮襄陽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不倦卒後襄陽百姓建碑立廟於山上歲時祭享望其碑者莫不墮淚杜預名為墮淚碑云

○此亦言襄陽之舊事也謂襄陽之峴山臨於漢江江水綠而江沙白峴山之上則有墮淚之碑歲久年深而生蒼苔碑上之文已磨滅矣俯仰陳迹未免令人一感慨也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賦也醉習家池山簡也墮淚碑羊祜也皆晉之鎮襄陽者也

○言山簡與羊祜皆鎮襄陽山簡則醉於習池之上羊祜則有墮淚之碑二公舊事固不同也我將何所從乎且為習池之醉不看墮淚之碑當山公酩酊之時上馬倒載而歸襄陽小兒歌而笑之其樂固無涯矣又何必看此峴山之碑而使人墮淚乎此吾所以欲為習池之醉也按白之為此言者乃詩人之託於高興不以辭而害意可也○按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疑此為曲之辭也白蓋用其題而翻言之耳

宮中行樂詞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賦也小小言自幼也金屋謂以金為屋貫之之辭也漢武帝

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盃〻多貌步輦者人輦也李白外傳沉香亭牡丹開明皇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幾微見一卷古風下○按樂府遺声行樂四十八曲有宮中行樂詞舊説此詞白奉詔而作也言宮中之人自小生於金屋之内列於帝座之傍寶髻挿花羅衣繡竹出深宮隨步輦從君王以遊樂其樂固無涯也但恐歌舞一散化為綵雲倏忽之間即飄揚而泯滅不得常隨步輦以近清光永同此樂耳暫隨行樂不蒙恩寵則其望幸之意可知矣

其二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賦也柳色梨花行樂之時也玉樓金殿行樂之所也妓女之

有材技者宮人之善歌舞者也徵召也洞房〻之深邃者也
飛燕漢孝成趙皇后也色如紅玉能為掌上舞漢書云絕幸
居昭陽殿以黃金為壁帶○言宮中春暖之時花柳鮮明而
禽鳥和樂樓殿之間皆可遊玩於是選宮人之有技藝而善
於歌曲者召之從行以同燕遊然六宮之內三千之衆誰為
第一人乎乃趙飛燕之居於昭陽殿者為第一也是宜與之
從行而同樂焉○按詩意所謂第一人者指貴妃也當時貴
妃之寵冠絕後宮杜子所謂昭陽殿裏第一人者同此意也

其三

盧橘為秦樹葡萄出漢宮烟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
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賦也相如上林賦云盧橘夏熟應劭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

熟註云盧黑也上林秦地也故謂盧橘為秦樹漢張騫使西域得葡萄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上林苑有葡萄宮馬融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秦穆公女弄玉好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屋萬方猶言四方也○言行樂之處有盧橘盧橘本生於仙境今乃為秦地之樹矣有葡萄葡萄本出於西域今乃為漢宮之物矣烟花明媚而宜於落日絃管和鳴而醉於春風笛韵有若龍吟簫聲感乎鳴鳳宮中行樂其樂多矣然豈可以獨樂乎必將推及於萬方使人人各得其所而與吾民同此樂焉可也○按樂事與萬方同與孟子雪宮之對相似是亦諷諫之意也

其四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嫦娥

賦也玉樹〻〻之美者也春歸猶言春來也後庭宮中也朝未入者言其旦晝之無暇也笑歌謂宮人嫦娥謂天子之所寵愛者也○此言其夜中行樂春來後庭玉樹之美多有可樂之事早朝萬機無暇遊遨日晏罷朝乃得乘輕輦以相過也其從行之宮人笑出花間而相語嬌來竹下發清歌欲留明月以醉嫦娥使朝陽之第一人素承天子之寵愛者酡顏於月下而婉海棠之欲睡可也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賦也言窓花草樹鳥樓與桃李等皆宮中景物也舞人即選妓之能歌舞者也羅綺宮人之服也青樓以青塗樓昭陽見第二首下○此言於春陽之時景物暄妍而宮中歌舞以為樂也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賦也明光宮漢武帝所造結伴宮人自相為侶也天子之殿謂紫殿天子之樂謂天樂藏鉤者三秦記曰漢鈎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因為藏鈎風土記藏鈎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為飛鳥又曰必其正月為此戲或臘祭後也庾闡藏鈎賦曰

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鈎為戲殷敬順曰藏鈎一名藏彄彄與摳同衆人分曹以手藏物探取之剩一人則往來於兩朋謂之餓鴟三説所載大畧相同　言春時天子遊於明光之宮而宮人結伴以從遊春風開乎紫殿天樂下於珠樓舞者逞巧而歌者含羞花月之夜宮女無事則相與藏鈎以為樂也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彩仗行樂泥光輝

賦也宮鶯猶云宮花凡物之在內者皆以宮名也仗天子侍衛之兵器也泥止也光輝者天子所幸之地為有光輝也

言雪消春來鶯嬌燕語暖日照乎歌席新花映乎舞衣宮中

行樂至晚而止方移仗而言旋也○舊註移仗則引唐制前殿便殿喚仗入閤事言之按唐制以宣政為前殿常朝之所紫宸為便殿朔望之朝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朝旋傳宣喚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群臣隨之謂之喚仗入閤此云移仗者乃天子行樂之仗移動於一時之間非若朔望朝廷之上而有一定之儀也喚仗移仗大小儀節自有不同不可一槩論也

其八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遶瀛洲素女鳴珠佩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賦也南薰殿名必是避暑之所而臨於水者也漢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武帝鑿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以象

三神山素女本黃帝時神女也天人仙人也或曰素女言其質之白也天人言其巧之出於天者亦通○言殿闕臺池之美景物之佳伎女之艷工藝之巧天子行樂及此風日之好宜遊于未央之宮也豈但南薰北闕太液瀛洲而已乎蓋未央為聽治之所時雖行樂卒歸於政白蓋寓諷諫之意舊說得之

清平詞調 三首

按禮樂志有清調平調蓋房中樂也唐樂史序太白事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中子弟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于前欲歌之

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承詔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龜年歌之太真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異於衆學士云

其二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賦也想〻其相似也言其衣裳如雲而容貌如花也檻亭檻也穆王傳穆天子西登崐崙見西王母曰已至於群玉之上先王所謂槃府也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明皇貴妃於沉香亭同賞木芍藥自應詔作清平調之詞其意歸美貴妃首章言其衣服容貌之美於此春日花開之時侍宴於沉香亭上秀麗絕人之姿出於塵表宛若群玉山頭之王母與夫瑤臺月下之仙娥也

其二

一枝穠艶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比也穠厚也艶美色也穠艶者言其色之美且厚也以芍藥而比貴妃也枉猶空也飛燕指貴妃也飛燕新粧而似芍藥之凝露者即明皇所謂妃子醉兮海棠睡兮意同皆像其容貌之艶麗耳○一枝穠艶露凝香者即所賞之芍藥以狀貴妃之貌嬌麗而潤澤也襄王神娥空自斷腸然恐渉於褻燕

不足為異惟漢宮之飛燕靚粧初就其嬌姿逸態或可與之彷彿而比擬耳以飛燕比花、、比貴妃則貴妃之美固絕倫矣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賦也名花謂芍藥也傾國言其顏色之美舉一國而無有者謂貴妃也相歡猶言相愛也解釋消散也○言以貴妃之對乎芍藥則名花與夫國色兩皆相宜而相歡愛非惟人之愛乎花而花亦愛乎人也名花國色豈徒自相歡愛而已吾君亦長愛之帶笑而看之殊無斁也當此春風之時解釋萬機之慮能使吾君胸次怡然無有少恨者其在沉香亭之北倚

闌干之時乎對妃子賞名花相忌於宵旰之外其樂固無涯矣又何有於留恨乎○按明皇與貴妃遊樂淫佚之情無由宣洩託李白以發之白則迎合為靡靡之辭以助其歡不能因其情而導以正乃欲藉此取媚固寵既而讒言興釁隙露不能自安其身而急於還山之請君驕臣諂所以速於亂已流離也歟

鼓吹入朝曲

金陵控海浦淥水帶吳京鐃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槌鍾速嚴伏伐鼓啓重城

賦也金陵者古建康今之應天府也舊說楚共王埋金於此故曰金陵或曰以其地接華陽金壇故曰金陵海浦下至京口東入于海也吳孫大帝自京口徙此遂都焉六朝皆都於

此而獨曰吳者因其始也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以建
武功揚盛德勸戰士也騎吹者馬上樂也禮樂志所謂北狄
樂皆馬上奏之颯沓名貌嚴整軍也仗兵器也縱樂聲瀏漓
獵制獵曰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
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此云嚴者以朝廷將朝備駕而言
也啓重城將曉而開城門也○此白為鼓吹入朝之曲言金
陵之地控乎東海之上流而江水環抱乎吳京鐃歌奏軍中
之樂管笛吹馬上之音公卿趍朝紛然引從鳴鐘以整乎嚴
仗伐鼓以開乎重城所以分曉夜之節以正啓閉之候也夫
金陵為六朝之地自古帝王之州山川文物之盛有如此○
天子憑玉几劍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
閑遨遊閬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天子六朝之天子也周禮天子左右玉几劒履者有功之臣則賜以上殿漢書賜蕭何劒履上殿簪裾衣冠也漢制朝臣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閬風山名在崑崙頂上亭曰閬風謂仙境也闕天子之門也左太冲吴都賦云来闕雙立○言金陵自古為帝王之州天子則憑玉几以臨朝諸侯則帶劒履以上殿日光照乎宮闈之萬戸簪裾爛若天上之明星朝罷而休沐於家乗閑而游遨於亭雙闕之下皆其歡娛之地無不樂天子之恩榮賴一人之有慶也○按此詩乃假樂府之題以詠六朝之事盖白遊金陵之時而作也

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黄金床

比也未央宮名漢蕭何作高祖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

壯麗無以威天下紫宮天子所居之宮黃金宋天子之床飾之以金者也　按樂府解題有秦女卷衣曲言卷衣以贈所歡其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又樂府遺聲佳麗四十七曲亦有秦女卷衣曲解題遺聲皆樂府也故一曲而兩見焉白則借其題以天子之妾御喻在巳之出處言天子居於未央之宮妾御之侍於公所者卷衣裳以趨事則抱衾與裯莫敢遑息既無紫宮之寵徒有當夕之念安敢拂黃金之床以薦天子之寢席乎清光日遠而望幸之意或疎矣

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

列女傳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

令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者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流
水而死漢書元帝行幸虎圈觀闘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
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
上問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
當之日月喻君也螢自喻也詩國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下體根也二物根莖皆可食然其根則有時而美惡故采者
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也詩意蓋以根喻婦人之
色莖喻婦人之德○託為妾御言得侍天子於未央則當守
死而不變設使遇難不肯偷生以忘君也如楚昭王漸臺之
夫人守持符之信而甘於溺死漢帝之婕妤當猛獸而立舍
身而愛君此古之為妾御者篤於忠信如此蓋以眇然之一
身而奉日月之光華譬若星星之螢火雖有一爝之光而又

飄然無所定也曾何補於日月乎惟願吾君原吾區〻之誠如采葑菲者勿以下體有美惡而并棄其莖之常美者斯可也是則吾之爲臣者其迹雖有毀譽之不同而吾心之忠信雖至死而不變猶有可取也吾君寧忍并棄之乎

東武吟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

賦也好古者好乎古道也論語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流俗者俗之相趨如水之下流也長揖〻之長也漢書酈生長揖不拜辭成功者功成而辭歸也○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行舊說乃白書懷留別翰林諸公而作多自述之辭言我之素志好古人之道慕賢達之風不肯俯徇乎流俗也方期進用於朝廷佐明主以古道

俟乎治功成而泰階平然後歸休於林下以全出處之義是吾之素志也

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恭承鳳皇詔欻起雲蘿中淸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烟虹

白日君象也微躬白自謂也恭承者敬受之辭也事始曰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記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口而頒行故曰鳳皇詔切近也淸切者職列淸階而近乎天子者也丹禁者天子宮門塗之以丹而有厲禁非侍御之人不得入也顏色禮貌也烟虹言其高也本傳白隨吳筠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真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言白日迴光於九天下照草茅之微賤恭承鳳皇之詔起我於烟蘿之中名見

金鑾供奉內翰地位清高而切近乎紫霄出入優游而通籍
於丹禁君王假我以顏色親爲調羹如待商皓聲價忽然而
特起四方皆將仰首而競觀矣

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依岩望松
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
無窮

乘輿天子之車也漢輿服志乘輿大輅公卿奉引太僕御大
將軍驂乘翠蓋者翠羽之蓋也東京賦云樹翠羽之高蓋註
云以翠羽樹於車上以爲蓋也世謂之羽蓋又謂之翠華扈
從者天子出遊群臣扈衛以從行也金城言其城之固也溫
泉在長安城東京兆府昭應縣本漢之新豐邑有宮在驪山
下太宗貞觀十八年置後改名溫泉宮天寶元年更名華清

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築羅城置百官及十王宅明皇與貴妃遊溫湯池白從行敕賜天廐飛龍馬故曰寶馬甘泉宮名漢成帝時楊雄從幸甘泉奏賦以諷天書詔也美斥善者蓋嘉之也是時明皇必有優奬之辭與揄賞之詔傳或失之今無考矣芬芳也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言在翰林之時而受天子眷顧駕幸溫泉叨陪侍從乘飛龍之廐馬而艷麗於絕景之中服燦爛之錦衣而光輝於新豐之市倚岩而望乎松雪對酒而鳴乎絲桐昔者楊子雲從漢帝幸甘泉因奏甘泉之賦以寓諷諫之誠今者亦嘗倣為之矣天子亮吾之微忱降天書以褒美吾之聲名從此而大且清芬之播揚者可以垂無窮矣

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日疎散玉尊亦已空才力猶可

倚不慚世上雄閒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

金馬門史記漢宦者門傍有銅馬故謂金馬門西都賦云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李白嘗待詔金門而供奉翰林飛蓬言其飄轉而不定也商君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黃綺者黃石公仙人綺里季逸士也○白自謂一朝被讒罷供奉之職去金馬之門飄轉四方迹若飛蓬無有止定於是賓客散而酒尊空勢孤而家貧矣然吾之得於天者則綽然而有餘裕又何愧於當世之富貴者哉若使與之較量其輕重又未知其孰為得而孰為失也閒作東武之吟自叙不遇之故曲雖盡而情有未盡區區眷戀之勤固非言語所能悉者聊為此曲以謝知己而已吾將自此而長往尋黃綺以為侶從仙隱

以遨遊永與斯世而相遺棄矣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才人王者宮女之官名也厮役也卒乃使役以養馬者也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凋歇

比也崇一作叢御覽云趙武靈王起崇臺九域志崇臺在磁州滏陽郡即邯鄲地師古曰連聚非一故曰叢○按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有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曲蓋古有是事而好事者歌之也白述其曲之意云妾本邯鄲崇臺之女揚眉治容以入趙宮自倚顏貌之美常如春花之妍君王寵顧必不衰也豈知時邁而花落亦有凋謝之時乎以色而事人者色衰則愛弛矣白蓋自喻懷詔供奉與其時用不虛於

斥逐也

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朝雲祟朝之雲言其易散也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音義云邯山名鄲盡也以邯山至此而盡故名趙故都也明發見古風三十二首下○言以色衰而見棄一辭玉階倏如雲散踪迹不可以復留矣君雖棄我〻寧忽忘其君乎每億邯鄲之城遇秋月而興思夢寐之間常在宮内情雖眷〻君王終不可而見矣於是惆悵嘆息以至天明然亦徒自懷思俟何益哉白以自喻被讒見黜猶有望君之意不敢遽爾而相忘也

出自薊北門行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

賦也虜北虜謂匈奴也在唐則為回紇正義曰昴一星為旄頭胡星六星明與大星等則大水且至其兵大起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憂兵之象也精明之甚也芒刺也精光外射如芒刺也曰芒角者角則甚於芒矣羽書烽火俱見前○按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出自薊北門行白則以當時胡虜之事言之謂夫胡人桀驁橫侵塞北上應天文而旄頭之星光芒外見占之胡兵之大起矣羽書飛馳有若驚電烽火連光晝夜不息是北虜之內侵者甚警急有如此也

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殺氣凌穹蒼

虎〻符也竹〻使符也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國約有兵發竹使符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郡國兵是虎竹之符皆爲兵設也敕天子命也戎車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不安席者寢而不安於席憂之切也轂車轂也外持輻而內受軸者也古者遣將出征人君親推其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以閫外之事委於將使得以專也連旗〻相續也史記匈奴傳單于益北絕幕註云直渡曰絕沙土曰幕○此言天子之命將以備邊也朝廷發虎竹之符敕守邊之將兵車森然就途啓行乃知天子不遑寢席按劒而起心若飛揚即欲殄此兇胡以安元〻之命彼將帥以出征兵威衝於沙漠而殺氣凌乎穹蒼先聲可以懾乎敵人之膽有所不戰〻必勝矣

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赤山即赤土也西域傳曰歷大頭痛小頭痛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巳頭痛嘔吐多至於死也唐地理志開元二年復置松漠都督府領州八以伏部分置赤山州紫塞見二卷胡無人下○言將帥之征虜者列陣於赤山之下開營於紫塞之傍孟冬天寒風沙慘烈旌旗為之而凋傷也畫角悲乎海月征衣卷乎天霜王師駐劄之地蓋有凛然不可犯之勢矣

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

樓蘭一作樓藍西域國名左右賢王匈奴官名也匈奴傳以

太子為左賢王單于者廣大之稱匈奴之自號也種宗種落部落匈奴之支庶臣屬也行歌即凱歌也○承上言北征之將帥揮刃以斬乎樓蘭彎弓以射乎賢王平蕩單于擒其君長使其種落奔散以成功上報於天子凱歌旋師歸於咸陽上舒九重之憂永無北顧之慮矣○按開元天寶間夷狄內侵朝廷用兵不已而天子喜於邊功遂至胡鶵舞權作釁辛為天下大患白盖有先見乎此者故詩詞閒拳拳以選將滅胡為言庶幾聞之者有所戒當時在朝卒無一人能悟之者所以有馬嵬之禍也

北上行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岩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劒戟嚴霜裂

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

賦也太行山名唐志在河內野王縣今屬懷慶府有九折羊腸坂磴廣韻云磊磴也磴道猶磊鑿道以登也魏武苦寒行曰羊腸坂詰曲車輪為之摧幽州朔方唐屬范陽郡今京北直隸順天薊州等地是也鑿齒獸名齒長五尺似鑿能食人奔鯨鑿齒指祿山與史思明輩也○按樂府有征行曲舊說言從軍征伐之苦謂征役者多北上北上何所苦乎緣有太行之險也鑿石為道盤桓屈曲而且峻嶮岩高出於穹蒼石之側者蹶馬蹄陷之高者摧車輪登太行而北望但見沙塵之接乎幽州烽火之連乎朔方殺氣盛而[illegible]風際矣奔鯨夾乎黃河鑿齒屯乎洛陽是安史之徒竊據中原州東京西京之舊都皆為犬羊之巢穴矣太行以南道路阻絕而朝貢之

途多梗塞欲度太行而北上望舊京而返故鄉者

難哉

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戚氷雪裏悲號絶中腸尺布不掩
體皮膚劇枯桒汲水澗谷阻採薪壠坂長

前行者上太行也舊鄉謂長安也劇猶甚也壠坂壠山之坂
亦舊都之地也坂地之不平處○言我欲北上度太行而旋
歸顧瞻舊鄉已爲盜賊所據矣今不得而歸也然客途苦寒
使人慘戚而悲號尺布不能掩吾體皮膚剝落如枯桒渴欲
飲水則阻於澗谷之深渴而不得飲矣饑欲採薪則隔於壠
坂之長饑而不得食矣北上之難如此歸期又遠然則柰之

何哉

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飡饑飲零露漿歎此北上

苦停驂為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天光

猛虎喻盜賊也陸機苦寒行云夕宿喬木下慘慘恒鮮歡渴飲堅氷漿饑待零露餐零露者夜而露落也言饑而至夜乃始得食也○承上言我欲北上又遭猛虎之當路掉尾磨牙將已噬入我之饑困已甚草木又不可資矣乃欲飲其零露之漿其味甚薄安能療我之饑乎北上之苦如此誠為可嘆故未免停驂而內傷也亂離日久艱難日多然則王道何日而平我得安車北上度太行以覲京師舒其歡顏以覩天子之清光乎　按此詩蓋為安史陷東京明皇幸蜀而作是時還山之後轉側匡廬之間故慘戚悲號戀主望治之誠懇懇然見於言辭之表自之不遇亦可哀也

空城雀

噭噭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群不隨鳳凰族

比也噭噭衆口愁也戚促急迫也鷦鷯小鳥也或曰即小黃雀也莊子云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大戴禮羽虫三十六而鳳凰爲之長○按樂府鳥獸二十一曲有空城雀白則託之以自喻也言噭噭然而哀鳴者空城之雀也雀居空城其爲身計何迫促乎爾形既眇所欲又卑本與鷦鷯以爲群巢於一枝已自足矣豈可隨鳳凰之族翔千仞而高飛乎以喻貧賤之士自宜退處於草莱不當趨附於權勢也

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

黃口鳥鶵也糠粃喻禄之薄也烏鳶喻小人也○此喻官卑而禄薄而又見忌於羣小也言空城之雀提攜衆雛欲乳飲之猶恐不足雖食之粟又是糠粃之餘烏鳶忌而相逐所以

迫切而嗷嗷黄口安得其飽哉以喻携家就仕祿養不贍又
為使倖者所訕榜横遭斥逐之禍身亦不得以自安矣
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天命有定端守分絶所欲
太行羊腸坂九曲最險處也古選苦寒行云北上太行山艱
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益都耆舊傳曰楊宣為
河内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視
之果然定端者一定之緒也命者天之所付於人分者人之
所得於天者也○此喻不肯行險以僥倖者能知命而守分
也言空城之雀雖為烏鳶所逐然亦不肯如太行之群雀爭
食覆車之餘粟也彼君子者又豈肯苟仕以求祿哉天有定
命不可易也命有定分不可喻也我將絶外慕之欲自守而
已矣安可違命犯分而有所妄求乎○舊說白為此詩為孤

介之上安於義命者而發玩其辭意實自況而自勉也但所云四黃口者不知為誰或曰白之子伯禽與女平陽及二孫女後為示王事伯禽平陽俱死而二女孫流落姑熟嫁為田夫妻俱見白本傳抑是詩也乃在放歸還山之後而作歟今無所考其時矣

李詩選註卷之四

樂府

溫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發白馬

將軍發白馬。旌節渡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湧濤波。武安有君臣根。易水無寒歌。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滹沱。

賦也發猶言起程也白馬將軍所乘之馬也旌旗也析羽於旌竿之首曰旌節以竹為之天子命使持以為信者也節以王者曰王節簫鼓軍中樂器白起伐韓軍于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荊軻入秦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鐵騎甲馬也雪山言其色白而且多也

滹沱河在今太原府地方即光武氷合得渡處○樂府遺聲車馬六曲有白馬篇李白則以征伐之事言之謂將軍乘白馬以起程秉旌節而渡河簫鼓之聲震動川嶽有若滄海波濤之洶湧也勢振武安之瓦先人而有奪人之氣不聞易水之歌雖有智者亦莫為之謀矣鐵騎之多有若雪山渡於滹沱飲流欲竭將軍北伐兵威之盛有如此夫○按白馬舊說以為白馬津乃地名也在唐靈河郡白馬縣此蓋為車馬之曲但自言其馬耳曰白馬篇承車馬言也曰發白馬者承白馬篇言也不必過為穿鑿以求應乎黃河二字謂是皆地名

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劒登燕然邉烽列嵯峨

獵者較獵因以習武蓋戰暇而獵也猶曹操與孫權書云與將軍會獵於吳下月窟西方也略謀略也言不以兵而以謀

也或曰畧不甚用力也漢史云遣沛公西畧地又云因張良
遂畧韓地皆重於謀畧言也朝那在匈奴界即安定郡朝那
縣去洛陽千七百里有朝那城燕然山名去塞三千餘里漢
竇憲嘗破單于登燕然山勒石以志功烽火見前○言將軍
之出征者揚兵而獵於月窟轉戰而畧乎朝那威行夷狄罔
不服從倚劒而登燕然之山將以勒石而紀功也則邉烽列
於嵯峨之山而無斥候之警將軍之功亦云成矣
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五原郡名近匈奴界大漠沙漠也沙磧之外無人之地風沙
漠然故曰大漠包虎者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偃
武也○言夷狄遠遁萬里之外寂寞蕭條無有侵掠之患五
原之地居民安堵復事農桑之業是天兵一掃而大漠以清

腥羶消而氛氣寢息矣於是班師凱旋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庶幾自今以後可保久安而無危也

陌上桑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

比也渭橋在長安五馬者一車四馬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為太守則增一馬故曰五馬飛龍言其疾也絡〻頭也調和也調笑和笑以相媚也謔戲言也○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曰豔歌羅敷行又曰采桑曲曹魏改為望雲曲其名不一白則以陌上桑之義詠之言美女在於渭橋之東及春為蠶桑之作適有貴客乘五馬之車其馬矯〻若飛龍也青絲繫乎馬尾黃金絡乎馬頭美女與客素無相識又不知為誰

家之子乃怡然而咲前來相讓蓋欲和其顏色使人見而悅之也此喻賢者自守當以禮致不可以富貴而有所使也

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

崔豹古今註云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于乘王仁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其不從古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又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又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使君者尊稱之辭師古云為使者故謂之君列女傳秋胡子納妻五日仕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采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采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婦人

當采桑以事舅姑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家奉金遺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采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束髮脩身辭親求仕五年始得還乃悅路傍婦人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此為美女答之之辭言我本秦氏之羅敷也抱傾城之色而容貌艷於名都春事蚕作采桑城隅攀猗々之綠條映纖々之素手惟知力蚕之勤無有懷春之念使君雖有五馬之貴亦非吾思之所存也如秋胡之事乃忘義而淫褻者也又何是以論乎以王者之貴不可挾○而富者之金必不能移其志也○是知有志之士能自知所持守者○又豈富貴之所能移乎○

寒螢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螿蟬屬鳳皇非梧桐不棲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自有屬者言有所主婦人從一而終也高駕即所謂五馬也○言寒螿愛乎碧草鳴鳳棲於青梧物各有所託也吾心所託亦自有處從一不貳而已矣可怪傍人之愚不亮吾心欲調笑以相謔高駕踟躕徒爾費日終無益也以喻士之自守者但知委質事君盡吾之忠而已於功名富貴初亦無所計也

枯魚過河泣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

比也服行也習也改常服者變其平時之所行所習也説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爾

形白龍對曰臣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漁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臣恐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此李白為枯魚過河泣之曲以寓取喻之意戒人君之自重也言白龍者本天帝之貴畜也以龍之靈乘風而上天人孰得而制之乎惟其改乎常服化而為魚出遊于淵則為漁者之所射矣夫龍不可近而魚者漁人之所利龍既為魚宜為漁人所制訴於上帝復何益乎

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為螻蟻噬

作書者設辭也鯨鯢大魚也○按古樂府云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報魴鱮相教慎出入劉向說苑云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李白蓋合二意以為辭言白龍為魚而制於豫且知訴天帝之無益矣乃作書而報於

鯨鯢云吾下天帝之側而游清泠之淵為漁人之所制者改常服也尔鯨鯢者身長千里鼻象五嶽仰噴三山之雪橫呑百川之水所恃以為生者滄海之風濤也苟或風濤一落身無所倚困於泥沙之中尾不能掉力不能運螻蟻之輩得以相聚而攢食之殆與蚯蚓無異尔鯨鯢者烏可以風濤自恃乎夫我之為龍尔為鯨鯢類也吾當弗改其常服尔當弗離於風濤庶各安其常居而無意外之患矣

萬乘慎出入栢人以為識

萬乘天子也栢人縣名師古云本晋邑在冀州漢書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王張耳朝夕袒韝蔽目上食禮甚卑高祖箕踞甚慢易之趙相貫高為氣怒欲殺高祖八年上從東垣過趙貫高等乃辟人栢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

曰縣名為何曰栢人曰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幷逮捕治張敖之罪識記也言當記之以為戒也○言龍乃天帝之貴畜一改常服即為漁人之所制天子者天下之至貴者也安可不自重耶是宜端冕凝旒高拱於九重之上而不輕易以出入也蓋天子之一身而天下之安危攸繫不可不自慎也漢高栢人之事亦可以為戒矣設使忽於一宿必將自殞其身以不輕宿而過去故得創漢家之大業以開兩京之鴻圖也○按天子出入警蹕清道非以耀威戒不虞也武帝期門宋祖微行是皆白龍之為魚服者其不罹於栢人之禍亦幸矣恃天命以自輕者是忘天帝之戒亦非所以尊天命也且天命無常其可恃乎

丁都護歌

按樂錄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爲魯軌所殺宋高

祖使都護丁㫜收殯之逵妻高祖長女也呼㫜至閤下

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輙嘆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

其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

賦也雲陽寰宇記潤州丹陽舊名雲陽今常州丹陽山下征

征商稅也上征者猶史言上供上貢之類。蓋征商稅而進上

也行貨曰商居貨曰賈。此李白作丁都護之歌。以言征商

之苦。蓋雲陽爲南北水陸之會。四方舟車湊集之所。商賈多

而征稅富也。

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

歌心摧淚如雨

吳牛水牛也産於吳地故曰吳牛世說滿　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注云今之水牛惟產于江淮間○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壺漿者以水漬米俟其成漿取其止渴者也唱歌者舉重助力之聲猶舂者之相杵舉大木者呼邪許此盖拖船唱歌以齊其力也○言當此暑月商賈之挽舟者觸熱煩苦渴欲飲水河水之濁又不堪飲壺漿之内一半成土口唱都護之歌以助挽舟之力然而水澁力疲舟不能進心摧淚下其苦不可言也是則商賈雖有轉販之利而實受此行道之艱有司之征商者取之必盡其錙銖亦獨何心哉

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盤石大石也滸水涯也芒碭字即茫蕩言其茫茫然而廣蕩也漢書沛公隱于芒碭山山之名義亦以此此盖用其字而

弗指其地也悲者以拖船之苦言之也○言雲陽之地河道
淺澁巨石堅頑而難於疏鑿雖役萬夫之力恐終不能成渠
無由達於江水之涯商航困於拖曳之苦而上征之稅猶有
所未免也然此盤石鑿之不去巋然於雲陽之山下梗塞於
江津之要衝商賈滯而不通上征迫而無措徒使千古之人
掩淚而悲傷也○按此詩唐天寶間必有言利之臣倡爲雲
陽之稅以困夫商賈者李白南遊適覩其事發爲声詩以閔
之○當是時天下兵興江南調發之煩淮河之間已騷然矣故
丁都護之歌辭哀而意苦也舊說以爲因韋堅開廣運潭而
作此蓋天寶初年之事玄宗全盛之時自淮河通漕渠抵長
安之京城漕渠去雲陽隔江數百里不可槩爲一事論也明
矣

○千里思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雲亂邊花

賦也李陵字少卿隴西人李廣孫也少為侍中漢天漢三年陵將騎士五千擊匈奴失道矢盡而降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蘇武字子卿以父任為郎天漢元年持節使匈奴匈奴欲降武不屈使牧羝北海無人處曰羝羊乃歸後匈奴與漢和親漢使託言天子射鴈得帛書武在某澤中匈奴愧服武乃得歸凡在匈奴中十九年還日鬚髮盡白陵在匈奴二十年病死五原見前○千里思者亦古曲之名也李白因題意則以李陵蘇武之事言之謂李陵沒於胡沙蘇武還於漢家迢迢然五原之關朔雲漠漠之亂乎邊花其景物之淒凉蓋可悲也沒胡沙者羈於關外歸漢家者入於關內道路相去

不啻萬里之遠也

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鴈向西北因書報天涯

絕國遠絕之國也西北中國之西北方乃匈奴之地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時因北風頗惠德音○言李陵留于胡而蘇武歸于漢相違萬里隔別絕國陵之思歸而不得每南望而長嗟懷念舊都終不能忘此別之後無由相見頗因北風惠以德音庶幾慰其別後之所思也○按李陵送蘇武詩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陵雖降而志則猶有所戀也故司馬子長謂其有國士之風陵如不死當有所報武帝遽戮其家陵乃絕望而甘為虜矣送蘇武之詩并遺武之書情亦悲矣白之此詩雖曰貶之而亦哀之也歟

○千里思者本婦人室家之情李白則以李陵蘇武言之其

所思者朋友離别之大義夫慷慨之正氣也假彼發此出故為新善為府樂者歟

樹中草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

賦而興也鳥銜草而落枯桑者即本草所謂桑寄生也是鳥鳥食物子落桑樹枝節閒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嫩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閒生花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荳客土非本然之土也漢書成帝紀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盖自外至者皆為客如云客星之類○按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有樹中草李白因敷其義以為兄弟之情言鳥銜野田之草落於枯桑之內其子着於枝節閒受氣而生是名桑寄生也凡植物之生者必附于土惟

此寄生受氣於枯桑而託根於客土〻非實土而根非實根
也雖曰假合以相生及夫春風發物之時亦欣〻然而向榮
與衆草木則光輝也何嘗以客土危根輙萎然而憔悴乎
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因依相附也同枝葉者一本也○言野草之與枯桑〻皆無
情之物非有血氣而能知識者也以之相合尚可以生全而
不死況乃兄弟之一本同氣而連枝者乎是宜榮則俱榮瘁
則俱瘁不以隔形骸而遽分於爾汝可也○舊說此詩以為
專主明皇戕殺諸王之事今無所考矣以辭意玩之是泛言
兄弟之義也白為樂府未必一〻有所指必求其事以實之
恐失之鑿矣

君馬黃

按樂録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有君馬黄晉曰金陵運言晉秉金運也北齊曰定汝潁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會周將王思政於長葛汝潁悉平也後周曰𢬵皇出言高祖之聖德也古辭云君馬黄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故取其首句以名篇後人効其體製者亦曰君馬黄而各言一事也

君馬黄臣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偶

賦也無偶猶言無間也○舊說此詩為傷朋友之義益嘆時俗之益偷也言君所乘之馬其色黄我所乘之馬其色白馬之毛色雖不同吾二人者心無不同也斷金之利可託死生久要不忘可同患難豈以形骸之隔而有爾汝之分耶

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劒旣照耀高冠何絶赫各有千金

裘俱為五侯客

千金裘〻之貴者也孟嘗君傳有狐白裘直千金五侯客〻之貴者也漢成帝封諸舅王譚王根王立王逢等五人同日為列侯世謂五侯○言我與君乘此駿馬以作盤遊循洛陽之阡陌極意氣以相歡佩長劒戴高冠而輝赫照耀於一時也各有千金之裘俱為五侯之客衣裳楚〻而出入於權貴之門傍觀者孰不側目而屏氣乎

猛虎落陷阱壯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

陷阱坑坎也所以擒取猛獸者也急難者有危急患難之事也獨好自愛也○上言朋友相遇固相好矣至於患難尤當相恤夫以虎之猛悍猶有落於陷阱之時壯士雖勇寧能免於窮困之日乎所謂良朋者在乎患難之相恤也苟於患難

情若路人但知自愛其身絶無同䘮之念雖有朋友果何益乎是朋友之義臨急難而始見若平居而無事徒相燕樂而已矣所謂同心而無隔者又孰能保其令終而不替乎○舊說此詩以為李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恐未盡然白為樂府因君馬黃之義而敷揚之未必專言已事也况其時之先後亦無所考每篇必求一事以實之者恐失之鑿以此而觀李杜之詩則泥矣

擬古

擬古者擬古人之作也古詩始於漢而肇於蘇李曰古風者以其有風人之體繼騷辭而作自後世視之則為古矣故曰古風又曰古詩餘皆為近體也晉陸士衡陶淵明劉玄休鮑明遠輩皆有擬古之作葢晉人而欲取

法漢人也舊說謂始於李白者恐未然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

比也白玉映青蛾言其質之美也鏡如空水虛鏡也花之自落時邁也○此李白為擬古之詩以美人比君子也彼美人者自言生質之美融融白玉映我蛾眉則其膚若凝脂而眉之細曲而長者若蛾之眉也有此美質宜逢良配柰何鏡空而花落獨居而時邁矣吾恐時邁色衰而室家之願未易諧也以喻賢人君子有所懷抱者未及見用亦已老矣似為可惜

出門望帝子蕩漾不可期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

帝子喻人君佳人喻大臣也○為美人言鏡空花落時已邁矣於是出門以望帝子庶乎有所遇也然而瀟湘九疑山川

浩蕩不可以為期者為可恨耳安得黃鶴之羽乘風之便以
附遠音使帝子知我之望之乎否則徒有中切之情無有道
達之者終於抑塞而已矣以喻賢人君子志不忘君無人進
引又豈能以自達哉

折揚柳

崔豹古今注云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
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造為新辭二十八觧晉魏以
來不存後人又因而為黃鵠讌頭折揚柳等十曲橫吹笛
也簫管之類皆直吹惟笛為橫吹橫吹者為胡樂也盖華音直出而胡
音橫發後世好笛者遂多於簫管也

垂揚拂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煖金窻烟
賦也搖艷者色艷而搖動也花柳花也玉関即玉門関也玉

關金窗虛實相對○此爲折楊柳曲也言楊柳垂於水邊而芳條發乎初春楊花之飛明如玉關之雪楊葉之柔暖含金窗之烟是景物之明媚者有如此也

美人結長想對此心凄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

美人者謂遠戍者之婦也龍庭單于所都之地以五月五日大會于此祭其先天地鬼神猶中國之元旦朝覲而會同也○言戍者遠居關外而戍者之妻睹此景物心懷遠念凄然傷悲嘆征夫之不在欲贈意而無由乃折楊柳之條遠寄龍庭之前庶因微物而將情於萬里之外也

○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卧

賦也青雲者貴之之辭章臺即章華臺流星言其疾也西京雜記韓嫣好彈以金為丸瓔樓樓之美者也○按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李白則推其意而為之歌言貴戚少年之子乃出於青雲之上是貴遊之少年也挾彈馳馬而騁於章臺之左人馬飛馳散蹄而迸出者突如流星之迅速黃金為丸彈落飛鳥遊盤至晚入臥瓔樓其驕奢淫逸之氣洋洋然而自得也

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扣馬而諫武王滅商二子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自知其非矣遂餓而死○言是貴遊之子一皆不義而貴且富者又安知有高潔之士如伯夷叔齊食西山

之薇而甘於餓死者乎蓋流俗之頹勢如瀾倒而趨之衆了
然而特立者亦鮮矣

紫騮馬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

障泥者以皮為之夾馬腹而懸以障泥水者也貴者則飾以錦晉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連錦障泥前有水不肯渡濟曰此必是惜障泥也解之乃渡○按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有紫騮馬曲古今樂錄云從軍遠戍懷歸之辭也白為此曲言紫騮之馬且行且嘶雙翻乎碧玉之蹄臨流而不肯渡似惜錦障泥也是馬之良者能知愛物而解人性如此

白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白雪者苦寒之地冬夏皆雪也黃雲者日色映雲氣茫茫然

而黃也皆為凄涼之景○言乘此紫騮之馬度白雪之関山入黃雲之海戍迢遥萬里揮鞭而直往安得復念春閨之情乎盖以王事為急不敢有内顧之私也

白鼻騧

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吴姬飲

賦也馬黑喙曰騧西京雜記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蔽泥即障泥也後稍以熊羆皮為之○按白鼻騧曲舊註不言所自出當與紫騮馬為一類亦鼓角横吹十五曲之一也白言貴遊之子乘此白鼻之騧以銀飾鞍以錦為障泥春風細雨之中花落微寒之際乘此馬也揮鞭直往就胡姬之酒肆貰酒以相樂也○杜詩云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麄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與此意同

皆狀當時貴豪子弟之氣象盖譏之也

豫章行

朔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

賦也代州今鴈門關地方唐屬漁陽郡魯陽關九域志云在汝州即魯陽公與韓遘戰揮戈回日處豫章唐洪州郡代馬擁魯陽者時祿山侵東京也魯陽在豫章之北故曰北吳兵者吳地所調之兵以征安史之亂者也如宋中丞將吳兵三千之類西討者討安史也○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時起吳兵征安史豫章有調發之苦故李白作豫章以記其事謂朔風吹乎代馬北擁於魯陽之關安史之徒寇掠洛陽窺覘長安秉輿以之而播遷也於是發吳兵以西討大難方興兵行無期不知何時而可還也

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
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枯早落豫章山
上遼津未詳或曰是彭蠡湖濟渡處之津名也古豫章行曰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此言征夫之別離也吳兵西討
半渡上遼之水覩黃雲之慘淒已憂愁而無顏子母相別而
號呼馬繞旌旗而悲鳴白楊蕭蕭生於豫章至此秋月悲風
起而白楊枯矣出征之時遇此景物情可哀也
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間豈惜戰鬬死為君掃凶頑精感石沒
羽豈云憚險艱
休明者言人君之德盛美而光明也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
明間習也羽箭羽也呂氏春秋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西
京雜記李廣獵于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

之乃石也或以問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此言西征之人本皆治世之民乃為忠義所激以故不愛其身而欲為君除凶頑也自謂至誠可貫金石豈敢憚於艱險有所顧惜而不奮然以直往乎

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鬢成斑

樓船船之大者也史記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注云船上為樓曰樓船落星灣在今南康府城右輿地廣記曰昔有星墮水化為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浮于波瀾之上至冬水涸則可以步涉而石之出於水者亦如汎漲之時有寺居其上曰法安寺此曲者即豫章行之曲也○言此西征之人自豫章而啓行涉彭蠡之湖水樓船連艘勢若鯨飛波蕩於落星之灣則舟有覆溺之患此道路之難

而從征之苦也豫章之曲其忍聽乎使或一聽則三軍皆憂髮髮將盡白矣此曲固不可以易而奏也○按此詩之作李白必在江右目覩其事而閔之意者隱於屏風疊之時也

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

興也沐濯髮也浴滌體也芳蘭香草也指其物而言之曰蘭以其氣而言之曰芳以蘭為湯可沐可浴彈冠去垢也振衣去塵也藏輝者藏其光輝而不露也○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沐浴子白即沐浴之義以興潔身之道言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不欲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是過於太潔者也君子處世貴乎含垢而藏輝不以賢智而先人所謂盛德之若愚也

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滄浪水名離騷漁父對屈原曰世人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世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同歸者親之之辭言與之而同所歸也○承上言處世固惡乎太潔若屈原者是又過於潔者也漁父之對佀乎不遺乎斯世而非過於潔者也得我心之同然我將與之而同歸矣

高句驪

隋書扶餘王生子名朱蒙建國自號曰高句驪以高為氏都平壤即漢樂浪郡有高驪樂故曲曰高句驪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佀鳥海東來

賦也風帽帽後有垂幅以蔽風者金花帽飾也折者曲折旋轉之狀舞時之態也廣袖袖之大者也金花帽白馬廣袖舞者之飾也飾物為馬非真馬也海東青鳥名似鷄而勁疾無敵青色出海東國故曰海東青○樂府遺聲蕃胡四曲有高句驪高句驪即今之高麗國也唐禮樂志高麗國樂人紫羅帽飾以鳥羽紫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縚繩舞者四人此云金花帽者蓋羅帽上貼金花也白馬遅回舞時而緩為鞚勒之狀也廣袖舞者所着之衣其袖大也似鳥海東来者言如海東青之快疾也今樂工家亦有海東青打天鵞之曲一人彈箏一人舞音調舊迅而激烈豈亦高句驪之遺意歟

○靜夜思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賦也靜夜思亦樂府之曲名也靜夜見月而思故鄉情也樂府之所謂思者不知何事李白則以思鄉言之舊註不存其題意今則無所考矣

綠水曲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賦也白蘋水草也秋生蕩舟者蕩漾其舟而不定也○按樂府解題綠水曲古琴操名白言南湖綠水秋月明而白蘋生采蘋之人蕩舟於荷花之間荷花嬌而欲語蕩舟者見之而傷情也曰愁殺者甚之之辭蕩舟盖指泛湖之人而言也

鳳臺曲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綠簫

去天借綠雲迎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

賦也秦帝秦穆公也弄玉穆公女也仙傳蕭史得道善吹簫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與蕭史俱仙去○按古樂府有蕭史曲疑即鳳臺曲也白謂秦穆公之女弄玉吹簫而學鳳鳴與蕭史俱乘雲而昇仙至今鳳臺猶存弄玉之名鳳臺之曲雖存而鳳臺之人不可得而見也

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

賦也九域志玉門關在肅州酒泉郡玉門縣本拆甘州之福祿肅州之玉門置此關唐開元中沒入吐蕃後復置玉門郡金微隸振武軍唐羈縻州也皆在西南極邊與西域吐蕃相

界○按王僧虔宴樂相和歌平調七曲有從軍行白謂邊塞之遠莫遠於玉門金微也今從軍於玉門之道逐虜於金微之山被堅執銳驅馳萬里而不憚於勞苦者將以靖妖氛也

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門。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

梅花即落梅曲也明月環刀頭之環大而圓者也水之大者皆謂之海如青海之類鐵門關輿地志云在焉耆西五千里○言從軍者笛奏梅花之曲而刀開明月之環鼓聲鳴於海上而兵氣擁於雲間意欲斬單于長驅而進直抵鐵門之關使北狄西戎一皆臣伏永無邊圉之患也

秋思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

賦也蕪荒也蕙香草也蘭屬凉風秋風也月令孟秋之月凉風至○秋思古琴操商調之曲白為秋思則白春陽如昨日而碧樹鳴黄鸝者言春去不遠而秋景即至蕙草歇而凉風吹也然春去秋来亦奄忽之間耳

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鷄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華滋

莎鷄蟋蟀也豳風云六月莎鷄振羽又云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物隨時而異其名也曰芳曰華草木之顔色也○言凉風至而天已秋矣月已冷矣於是木葉下莎鷄鳴白露降而草木皆凋零矣景物凄慘未免使人有所感觸而傷情也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緑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賦也燕草燕地之草秦桑秦地之桑也妾戍者之婦自稱之辭也○此為征婦言也言燕草初生之時細如碧絲秦桑初抽之時低於綠枝斯時也君子于役而懷歸吾室家者亦懷念君子之不置也君子去而羅幃空矣春風於吾初無相識何故入我之羅幃君子與我偕老者却乃不同於幃內如之何使我而不思乎○按春思當為古琴操角調之曲○

子夜吳歌

唐禮樂志子夜晉曲也古今樂錄云清商曲亦曰子夜吳聲四時歌又曰子夜吳歌晉有女子名子夜作是歌甚哀音同白紵皆清商調也故梁武帝本以白紵為子夜吳聲四時歌志云晉曲者吳晉皆在江之南○故音節同也○

其一

秦地羅敷女采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蚕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

賦也羅敷事見前○此為子夜之歌也言秦地羅敷之女采桑於綠水之邊素手攀乎綠條而紅粧嬌乎白日貴客過之而欲踟躕將為秋胡之戱者女謂之曰我之采桑以供蚕事蚕且餓矣我當速歸君亦宜速去也烏得如此而留連乎

其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

賦也鏡湖即鑑湖在會稽相傳黃帝鑄鏡湖邊因以得名後漢馬臻於會稽山陰界築塘周廻三百里蓄水灌田菡萏荷

花之未發者西施越之美女鄭旦也若耶溪名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三十五里與鏡湖合○言鏡湖之闊初夏之時西施乗舟以采蓮觀之者衆而地有所不能容廻舟月下而歸於越王之家貯於崇臺之上衣羅縠而習於歌舞美質終難以自棄也吳人至今歌詠其事其流風亦遠矣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賦也長安即今陝西京兆地漢唐所都也良人夫也玉關見前○言長安之人執遠戍之役者其妻在家欲寄寒衣故秋月之下而擣衣之聲連於萬戶其聲隨風而不斷情在玉關念征夫也聲雖近而情則遠矣然此良人守關防虜之平乃

可歸耳未知何日胡虜可平而良人可歸使我無寄衣之勞也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賦也絮袍者袷衣加絮以禦寒也一夜言其急也臨洮即今臨洮府屬山西唐屬隴右道與吐蕃界○言戍者在邊守臨洮以備吐蕃其妻在家憂夫之寒汲汲焉絮征袍以寄之也想苦寒而理針剪縫此征袍臨洮之遠相去幾程未知何日而可到也寒期已迫仍恐衣到之遲遲也

對酒行

松子栖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

賦也松子赤松子也蓬蓬萊也蓬萊山在海中故曰蓬海列
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黄初平丹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
有道士愛其良謹將至金華山中四十餘年後改字為赤松
子云安期生見前○按樂府相和歌三十曲有對酒行古詞
乃曹魏樂奏也白謂對酒之樂可以輕神仙而眇塵世如赤
松子之栖於金華安期生之入於蓬海此二人者雖曰古之
仙人今已羽化而飛昇矣復安在哉形迹有無涉於渺茫吾
恐仙人亦有時而盡也

浮生速飛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雕換容顔有遷改

凡物之無根者皆謂之浮莊子云其生也若浮鮑照詩云浮
生急馳電○言非惟神仙之渺茫而塵世亦易於變遷故浮
生之速急如流電倏忽之間變其光彩惟天地之久可無雕

換人之容顏則有時而遷改也朱顏白髮相仍聿至豈能長自好乎

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含情者情有所含而不盡露也猶言不肯放懷之意○言古人為對酒之行所以勸人之飲今者對酒而不肯飲含情而不肯放更欲何所待乎欲為仙歟仙人有時而盡仙人不可望矣欲戀於浮生歟浮生有時而變浮生不足戀矣仙人浮生終於窮寞惟有飲者之留其名此對酒所以當飲宜長醉而不願醒也

長歌行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

賦也當年猶云當時也草木欲言者生意萌動也○按樂府長歌行古今注云言壽命長短分定不妄求也白演其義而為此曲言桃李之花待日而開花之榮盛照耀於春陽之時春風一動乎百物雖草木之無知者亦欣欣而向榮如欲有所言也枯枝發華滋而無醜葉涸水生潤澤而吐清泉蓋造化胚胎而物生自遂罔不化腐而為新也

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何由宣

大力者力之至大者也羲和日御也竹帛以竹為簡貫之以帛史官紀事之書也宣布也謂鋪張其事蹟也○言春風之生物如此是知天地之大運而不息日車之駕行而不停光陰亦易過也若功名不早著於當時史冊之間無所紀録將與草木而同腐矣又何益於吾生乎

枇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

務尊務也貫盈也貫日猶云終朝也質人之體質也○言枇李務於青春待陽和而發舒然亦榮華於一時而已矣安能貫白日而久存乎時易邁而物易凋也如此吾生亦易老矣圖富貴而不得求神仙而莫遂蹉跎歲月一無所成金石之固猶有銷鑠之時況乃血氣之軀為風霜之所侵蝕者又豈能久而不變乎荏苒易老無足怪也

畏落日月後強飲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畏落其後者則往而在前者為多也惜愛也倏忽速也晉顧愷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愈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言吾生易老富貴神仙兩

無所就又恐來日之無多所以畏而憂也惟當飲美酒作歌樂強取歡樂而已矣且蒲柳之姿易於凋零而秋霜之不我惜倏忽之間又從而凌之則其頰額可立而待矣是則人之壽命長短固有定分妄意外求復何益哉○按長歌行亦古樂府之曲名也文選陸士衡亦有長歌行白蓋本此而作則此曲之來遠矣非晉魏以後之辭也

襄陽歌

隋書樂志梁武在雍童謠曰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兒義師興實以鐵騎入揚州士皆面縛如謠言及即位更造新聲有襄陽歌雍州乃南雍州沔比湘川地方梁武帝嘗為雍州刺史後起兵襄陽至建康即帝位遂以童謠制歌曲唐禮樂志云襄陽歌宋隋王誕所作蓋始於

宋而潤色於梁也鞮革履也白銅鞮蓋車服也因謠以爲曲名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

賦也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接䍦巾也或曰衫名拍手笑也南史桓崇祖傳曰自可拍手笑殺白銅鞮曲名梁武帝因童謠而爲曲也樂府鄀邑三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歌山翁山簡也事見襄陽曲下似泥言爛醉也或曰泥虫名無骨而善睡醉者佀之○此爲襄陽歌也言落日欲沒於峴山飲者亦已醉矣倒着接䍦迷於花下頹然而無所知也但見襄陽小兒拍手而笑爭唱白銅鞮之曲然所笑者何事乃笑山翁之醉倒載而歸爛如泥也

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

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
管行相催咸陽市上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
鸕鷀水鳥也其頸長而細刻杓象其形杓酌酒器也鸕鷀山
海經云黃山有鳥其形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䳇又
出隴山并海南諸國漢水即漢江也漢西域傳大宛國以葡
萄為酒富人藏至萬石醱音撥酘酒也酘荳以藥物投於酒
使之發動也醅酒之未漉者也糟丘臺言多也如紂之酒池
糟堤是也千金價之至重者也落梅曲名李斯臨刑顧謂中
子曰雖欲與汝牽黃犬復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罍
酒器也以金為之刻為雲雷之象故曰金罍○象上言山公
之遊襄陽其醉如此今來遊者可無醉乎須以鸕鷀之杓鸚

鵡之杯酌此美酒以相樂也且人生百歲只有三萬六千之日數亦不多一日之間須傾三百之杯可也否則光陰亦易老矣故隨地而遊樂隨處而憶酒遥見漢水之緑以爲葡萄之初醱醅似汁滓相將之時也此特想像而已非真酒也若使此江盡變而爲春酒其麴可以成壁壘其糟可以築丘臺取之無禁而用之不竭矣我有駿馬以換小妾笑坐金鞍之上以歌落梅之曲懸壺酒於車傍載笙歌以相從所適莫非可樂之地可醉之鄉也視彼富貴不保令終如秦丞相之李斯臨東市而嘆黄犬與吾逍遥月下而飲酒者何如乎其死生榮辱之相去亦甚遠矣

君不見晋朝羊公一片石龜龍剥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

羊公羊祜也一片石碑也晋庾信至北方愛韓子昇寒山寺碑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皆驢鳴犬吠耳羊祜鎮襄陽有惠澤死後人為立碑峴山上望之者皆墮淚號墮淚碑龜碑趺也龍碑首所刻為交龍之紋也○此即襄陽舊事以寓感慨之意言羊公墮淚之碑歲久物換龜龍剝落生莓苔矣今雖有淚亦不能為之墮矣心亦安能為之而哀乎古人陳跡終亦凄凉非惟黃犬之可嘆也何如飲酒之為樂乎是知身後之名亦無所用矣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玉山言其質之潔白也晋山公曰嵇叔夜醉若玉山之將頹杓所以酌酒鐺所以煑酒者也舒州以地言力士以人言地

因其所産人取其荷負之義也襄王雲雨事見前○言當此風清月白之時遊于襄陽峴山之下換酒取醉玉山自頽非他人推排而使之然也挹酒以杓而貯酒以鐺此舒州之杓力士之鐺吾當與爾同乎死生始終相託不可一日而相離者也古人陳迹何足問乎且襄王雲雨今既不在但見江水之東流江猿之夜鳴而已矣撫景興思慨念疇昔惟不如飲酒之為樂也○按襄陽歌亦為樂府之曲故唐書志於禮樂卷內於古樂府宜為一類舊本乃序於別巻之首與南都行江上吟新鶯百囀歌玉壺吟豳歌行雲臺歌丹丘歌等篇為一類不在古樂府之下殊不知南都行以下諸詩皆李白自命之題効樂府而為之者雖曰樂府非古樂府題也混而擬之恐無所別今乃正之如右餘見下卷

卷四終